

□张佳玮

帕罗斯岛在希腊诸岛里，大概类似于一个中学班级成绩靠中、容貌普通、性格比较不错但朋友没那么多的孩子。不像圣托里尼有那么多拍婚纱照的，也不像米克诺斯那么声色犬马。大体上，帕罗斯是个山不算陡的普通希腊岛屿，从米克诺斯坐渡轮四十分钟可到；若从雅典的比雷埃弗斯出发，则大约三小时。冬天旅游淡季时，岛上少到只有一万人，并不是什么值得长居的地方。

岛上网络评分排名第三的饭馆，坐落在帕里基亚海边街上。坐在餐桌旁，可以与猫们一起看海边落日，一边吃东西。店里有传统希腊菜，也有上好的寿司、咖喱鸡和一些自制菜，比如榛子仁裹松茸油炸后蘸鹰嘴豆酱与柠檬汁这种神奇的菜。我问店主，怎么会风格如此多样？店主说，一半是他太太做的。

他是雅典人，娶了一个日本太太，跑到帕罗斯岛上，开了这么个馆子。说着话，他凝眉思索半天：唔，说是日本人，也不太确切！他的岳父是个长居巴西的日本人——众所周知，巴西有许多日本移民，许多日本人甚至融入了巴西文化，比如小野丽莎——而这位巴西国籍日本岳父，又跑去德国，娶了一个德国女人，生下了一个会讲葡萄牙语、德语和日语的混血儿；这位混血儿就嫁给了他这个希腊人。

一个在巴西生活的日本父亲和一个德国母亲生下的孩子嫁给了希腊人——我脑子里算了算，问：那你们的孩子，岂不是要变成巴西+日本+德国

□李敬泽

先说一个段子：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其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段子题为《恍惚》，见于《笑林广记》卷之五《殊稟部》。恍兮惚兮，神思不属，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寻寻觅觅，千回百转，文人们写得美，写得缥缈，当然有时不免于酸。

《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宋时已有刻本，后经不断增补，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或者说，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对作品的权利，他无名，他消失，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近于自然的存在。

段子，或者叫笑话，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我查阅手机，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我常常疑惑，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但在最初，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

那么，为什么？他的创作冲动从何

□毛尖

披星戴月攒完一部乾隆剧，坐地铁里，溜一眼邻座姑娘的手机，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她看的是璎珞还是如懿。儿子沉迷游戏不写作业，我上去就是一句“老娘脾气暴”，说完深深觉得，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已经黑化。

算起来，我大概是1997年从《雍正王朝》开始对国产电视剧感兴趣，到《暗算》上瘾，一路追了《士兵突击》《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团长我的团》《悬崖》，一路也对《甄嬛传》《琅琊榜》《风起长林》，越来越有信心，套用一句汪峰的歌，至少有十年我对国产剧满怀信心，至少有十种剧给我安慰。

不过2018年度乾隆后官文化水准回降到九年义务教育底线，诗词歌赋都没跃出小学考纲，皇帝给娘娘送荔枝，娘娘感动之下吟出讽刺诗《过华清官》。当然，这些都不是问题，《延禧攻略》红透大半个中国，各路公号各种蹭

我们都是跨文化居民

+希腊的文化混血儿？店主歪头想了想说，大概是吧。“不过我从没想那么多。只要没意识到障碍，就不算有障碍嘛。毕竟现在，哪儿都差不多。”

说着，他反问我，“你呢？”我理了理思路，跟他说，我生在无锡，在上海读书生活了十年，然后跑去巴黎读书写东西，现在到希腊度假。店主拊掌微笑，“你看，你也是跑了许多地方嘛！你也是个跨文化居民嘛！”“不过我的家乡无锡与上海不太远呢。”我说。“德国和希腊离得也不太远。”店主说，“距离上。”

我想了想，是的。我出生前，父亲与母亲分别住在无锡的两个区域，现在看似不远，但那时候靠走路+骑车+公共汽车，怎么也得半天。所以我外婆一度担心，觉得我母亲若嫁去我父亲家，算是远嫁。现在看来那是近得很了——因为一切已经



段子生活

而来？他没有稿费，没有版权，他也不会因此出名，他为什么要“创作”？

因为快乐，是的，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无名，所以不负责任，所以胆大妄为，所以粗俗、残酷、狹邪、放蕩。

人是不完善的，人有弱点，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比如一个人呱呱呱呱吃，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我认为这很不雅观，但不吃不行、不拉不爽，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在忙着这些事。所幸人是有“精神”的，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体面，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然后径自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

但真的沉寂了吗？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每个社会、每一种文明都拥有“正文”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肉体的沉重、僵硬、不协调、不纯粹、不可自主，这一切是人的弱点，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也就是说，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了，这难道不快乐？这是一种在理性、文明之外的快乐。

《笑林广记》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我们前人的肉身。回到了肉身，

文化下三路

热度，连一家医院的公号都能扯出一篇嫔妃和更年期的网红文，各种小Bug只是更加社会了我们的黑莲花。而让我自己悚然一惊的是，我在魏璎珞身上收获的快感，也让我完全变成一个直接主义的观众，一晚上连刷八集《延禧攻略》，黎明出门去买煎饼果子，遇到有人插队，立马准备跟她动手。

这个才是真正的延禧攻略，它主攻我们文化下三路，在生理层面料理我们的情绪，最后昏昏然把我们变成求爽得爽的文化粗人。从《雍正王朝》到《延禧攻略》，二十年，电视剧越走越窄，观众要求越来越低，给点掺灰色就愿意叫高级，中间流失的君臣社会，天下风物，都无所谓了，搞得乾隆跟个KTV老板似的。于妈早期的热烈风其实倒和花哨乾隆有沟通可能，但是，只能服装、道具上求作为的时代，冷淡风必然成为最后的美学。一起被冷淡的，

交融了。

同样，在2018年，我们不会觉得一个杭州人跑去南京工作有多大问题。而实际上，这个时代，从巴黎到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时间大概也就是从杭州到南京。交通方式的变化，互联网的发展，令我们不知不觉，都变成了奇妙的文化混血儿。

我认识从小在呼伦贝尔长大，之后在大连与北京成长，然后在美国居住在俄勒冈，俄亥俄与加州的朋友。这些区域分割听起来很夸张，但于她而言，可能就像我们小时候换个新村住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工业化的发展，让经济水平类似的社会日益趋同。大城市越来越相似。一个老家在甘肃敦煌的上海静安区居民，可能会觉得：相比起老家乡亲们，自己跟东京六本木的朋友更有共同语言；在北京东城区随意找一个北漂，都可能讲出一段横跨两千公里的迁移史；而他经历过的生活习惯变迁，可能大过一个从奥斯陆跑到巴塞罗那工作的挪威人。

事实是，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中，但因为习惯了这种变化，比上一代人更加见怪不怪。毕竟这个时代从伦敦到上海的时间，可能也就是我们父母辈从苏州跑一趟上海。

这个时代，我们都跨越着无数文化生活着，只是自己可能没意识到而已。

(转自《新民周刊》)

人 and 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读《笑林广记》，你毫无障碍，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微笑或大笑，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

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你和苏东坡、宋江或李逵可能没什么话说，但是有段子，段子能让穿宽袍扎幞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

将近一千年了，人间换了，但人真的改变了吗？

我所读的《笑林广记》，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前言》中说：“《笑林广记》……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产生于民间，创作于人民。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人民性。人民需要生活，需要艺术，需要快乐。”

“人民需要生活”，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人大概是需要段子的。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把日子过成段子”。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让“劳动者”发挥他的智慧，这是一种减轻焦虑的智慧。当然，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

(转自《新民晚报》)

不要在恐龙来的时候跑不动

□叶倾城

《侏罗纪世界》不是新片了，我和朋友2015年在电影院里看过：里面有个肥胖的饲养员，发现恐龙逃笼，惊慌奔逃，太胖，跑不快。恐龙就在他身后追，如火焰席卷大片森林。英勇男主角为了营救他，主动诱导恐龙攻击自己，大胖子喘着、蠕动着、挣扎着，终于接近门口了——恐龙自后一口把他叨住，就像青蛙吃蚊子一样，吃了。

这寓意浅显到不说也破：谁平时不锻炼身体，到关键时候就算有神队员助攻，也只有沦为炮灰的资格。

我没想过会与一位年轻朋友重看这部电影。他刚刚哭过，鼻头红红的样子，像是只有四五岁，但他十七了。

他是外婆带大的，从小西瓜中心的那一口，鸡的两条腿，都毫无疑问是他的。他习惯了外婆的照顾，也和外婆吵架。好好玩个游戏，外婆无数次推门：“你要不要喝酸奶？要不要吃苹果？”他发脾气大吼，摔鼠标砸键盘，外婆一言不发地退出去。他还没来得及内疚，外婆已经端着切成小块的苹果进来了。

外婆一次小中风发作，病情很快就稳定了。于是，他很努力地学着照顾自己了：以前他喝牛奶就直接开冰箱，现在他知道喝完了，牛奶不会像原来一样，自动出现在冰箱里。所以他都去买了好几次了。

他妈妈说：“你得学着照顾外婆。你可以把作业带到医院去做，但别玩手机，盯着输液，帮她上厕所，给她打饭。我和你爸又上班又跑医院很辛苦，你要帮我们分担。”

他急了：“我不会呀。”

他妈妈斩钉截铁地说：“学。你学会了，将来还得照顾我们呢。”

小朋友多少有些愤愤地对我说：“我觉得，我妈是不安全感作祟。她难道会担心我不照顾他们？这怎么可能。是的，我现在年纪小，我当然爱外婆，但我去医院也没用。可是等我爸妈需要照顾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爱是本能，我一定是尽我最大的努力的。”

于是，我和他一道看了这位被恐龙吃了的肥胖饲养员，我的问题就是：求生是本能，在生死关头，很自然地被激发，为什么他跑不起来？爱也是本能，我相信你能被激发，但如果你的爱到了顶点，也就是这种一步三喘的水平——这样的爱能派上用场吗？

是不是本能就不需要锻炼？当然不是。走路是人类的本能，把婴儿直立起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走起来？

长大不像游戏通关，一旦过了某个阶段，许多技能就自然附身。你八岁不学认字，到八十岁你还是文盲。你十八岁不学着如何去爱人，到八十岁——恐怕你身边没有人，你永远没有爱与不爱的机会了。

小朋友茫然地问：“那该怎么办？”

我说：“从现在开始，回家洗第一只碗，这叫任劳任怨，妈妈唠叨的时候，紧闭嘴不与她冲突，这叫任怨。外婆住在医院，空调会不会太冷，让她犯风湿，又会不会太热，使她不舒服，问问她，这叫嘘寒问暖。试着给爸爸煎块牛排——网上有教程，超简单，他们会惊喜地发现孩子长大了，这叫天伦之乐。爱就一个字，但爱可以生出无数的字，每个字都是实实在在的付出，肯肯定定的得到。”

小朋友点头又摇头，低头又抬头：“我会的，我一定会，但我……做不好怎么办？”

我笑了，温和地说：“没关系，你外婆，你爸，你妈，全世界都曾经做不好过，后来他们都做好了。”

因为恐龙随时会来，疾病是，失业是，一切人生的苦难全是，而我们必须得跑在它的前头。

(转自《羊城晚报》)